





名山勝槩記

江西三

石門澗記

石門游記

游石鐘山記

游石鐘山記

游石鐘山記

過大孤山

小孤山記

卷

歸德府

北係明治
日山諸人
悼君田資
所購以贈

歸德府



周景式

畢成珪

蘇軾

羅洪先

李齡

李德裕

虞集

名山記目錄 江西三

游小孤山記

陸游

游匡廬小孤山記

袁表

游馬當山記

解縉

游崑崙山記

周在

游文山觀大水記

文天祥

記柴桑

何璧

歸去來辭

陶潛

題畫歸去來辭後

王世貞

游斜川

陶潛

江州司馬廳記

白居易

江州南湖堤銘

李翱

過琵琶亭記

錢希言

栖賓亭記

皮日休

盧郎中齋居記

李華

游清隱禪院記

黃庭堅

游麻姑山記

顏真卿

游麻姑山記

伍餘福

麻姑山觀瀑記

謝兆申

仙都觀三門記

曾鞏

游紫霄觀記

張自明

游洪厓記

徐世溥

蕭山嶺記

徐世溥

鄢家山記

徐世溥

撫州通判廳見山閣記

王安石

臨川永安寺復寺田記

湯顯祖

擬峴臺記

曾鞏

宜春臺記

劉嗣隆

青雲亭記

虞集

游墨池記

曾鞏

游華蓋山記

陳芹

游華蓋山仙橋觀記

顏真卿

撫州招仙觀記

王安石

靈谷詩序

王安石

羊角洞天記

虞集

游雲林山記

危素

飲歸亭記

曾鞏

游玉笥山羅浮菴記

羅倫

義山記

王英

石門澗記

魏周景式

石門山在康王谷東北八十餘里是一山之
 大谷有澗水名石門澗吐源渡遠為衆泉之宗每夏霖秋潦
 轉石發樹聲動數十里又廬山之北有石門水水
 出嶺端有雙石高竦其狀若門因有石門之目焉水
 道雙石之中縣流飛澍近三百許步望之連天若曳
 飛練於霄漢中矣

山疏云石門澗在文殊寺南有潭曰烏龍潭石門者

中有三石相望竝峙如門也澗水源於長衝漾於擲
筆之前與九奇之水會而注於白龍潭西至於石門
出峽與上霄之水會而北流播於陶家埠匯於鶴問
賽入於龍開河文殊寺旣在深谷中又迫近石門四
山壁立巉巉如積鐵水聲淙然遇雨漲溢喧阗終日
不聞人語聲山麓諸寺此最稱奇邃焉

遠法師傳稱慧遠居廬山三十年凡再至石門其廬
山諸道人遊石門詩序云石門在精舍南十餘里一
名障山基連大嶺體絕衆阜闢三泉之會並立而開

流傾巖玄映其上蒙形表於自然故因以爲名此雖
廬山之一隅實斯地之奇觀皆傳之於舊俗而未觀
者衆將由懸瀨險峻人獸迹絕逕迴曲阜路阻行難
故罕經焉釋法師以隆安四年仲春之月因詠山水
遂杖錫而遊于時交徒三十餘人咸拂衣晨征悠然
增興雖林壑幽邃而開塗競進雖乘危履石並以所
悅爲安旣至則援木尋葛歷險窮崖猿臂相引僅乃
造極於是擁藤倚巖詳觀其下始知七嶺之美蘊奇
於此雙闕對峙其前重巖映帶其後巒阜周回以爲

障崇巖四營而開宇其中則有石臺石池宮館之象
觸類之形致可樂也清泉分流而合注綠淵鏡靜於
天池文石發彩煥若披面檉松芳草蔚然光目其爲
神麗亦已備矣斯日也衆情奔悅矚覽無厭游觀未
久而天氣屢變霄霧晨集則萬象隱形流光回照則
衆山倒影開闔之際狀有靈焉而不可測也乃其將
登則翔禽拂翮鳴猿厲響歸雲迴駕想羽人之來儀
哀聲相和若玄音之有寄雖彷彿猶聞而神以之暢
雖樂不期懽而欣以永日當其冲豫自得信有味焉

而未易言也退而尋之夫崖谷之間會物無主應不
以情而開興引人致深若此豈不以虛明朗其照閒
邃篤其情耶並三復斯談昧然未盡俄而太陽告夕
所存已往乃悟幽人之玄覽達恒物之大情其爲神
趣豈山水而已哉於是徘徊崇嶺流目四矚九江如
帶丘阜成垵因此而推形有巨細智亦宐然迺喟然
歎宇宙雖遐古今一契靈鷲邈矣荒途日隔不有哲
人風跡誰存應深悟遠慨焉長懷各欣一遇之同歡
感良辰之難再情發于中遂共詠之云爾然趣興非

有本理感與自生忽聞石門遊奇唱發幽情褰裳思
雲駕望崖想曾城馳步乘長巖不覺質自輕矯首登
靈闕眇若凌太清端坐運虛論轉彼玄中經神仙同
物化未若兩俱冥

石門遊記

明 畢成珪

歲在戊申讀史廬陰綠雪山房鶉衣蓬首龜縮不出
柴門非乞火未嘗妄開中心樂之蜡月積雪雪霽白
石上人暮排柴門向余談石門諸勝上人固饒牙後
慧而此夕語中尤挾風霜余聞跂以待且昧爽束樵
人裝不呼而景從者緇衣四人余將一長鬚長鬚詔
余將村沽一甕余從之間岐取徑石門澗然澗以門
名足味矣進一牛鳴許逕在澗中春霽夏漲輒沒沒

輒淹旬泛濫望遠公嶺如隔弱水時水落石出纍纍如石浪澗流嗚咽小者淙淙鳴足下大者瀦爲寒玉鑿之碧光沁人心髓去登遠公嶺山葉苑翠雪後尤暎日增色翹首天池落木寒雲雪銜陰磴琳宮雁塔揭表重霄安得起倪迂一快圖出惜哉遠公於石門凡一再登社中諸賢從遊有序豔言之余讀史之暇曾一過目雖由此而知有石門然不圖奇絕至於斯也嶺旣杪支而左磴道出石間石片片如仇池玄膚而玉理扣之有聲如靈璧丈人行也時余回盼長鬚

手中喉間動甚乃酌石自酌盡半巵丈人固不勝杯酌余飲再倍然未酣從者一能笛前余上馳隱嶺表吹之聲出雲石中泠泠有君山餘韻攀磴移時逕復岐而右岐盡而三門戍削萬峰鵠立靈氣霏霏撲人口鼻大都如幻開一洞天非匡廬諸勝可擬議萬一時余神搖戒從者未可卽前當有洗髓者出余譴也倚杖久之從者不堪指爭前余勉殿以次而探首登夕陽岡岡峭起而童崖爲一門右峙前此未有登者乃披棘攀崖手足並作不及巔二丈餘更猿引而上

巔平若砥可肆數十席三面嶂巒比立如櫛絳崖紺
壁。插出雲漢環顧之萬仞石城耶。北舍吳楚下指江
流。如帶帆如蟬翼。吳楚諸山如小兒聚沙入江。諸流
如白沙中螺篆。舉目千里未極也。麓濱白龍潭。龍去
矣。上流石瀨殷殷若錢塘。八月雨中濤。問之爲秋聲
瀨。云下岡度石門石門三前二而後一。北山精舍宅
其中。時舍乍誅茅而私已淑之。從誅茅傍陟降而度
壑。復攀崖而上。上可百尋。崖中陷籍。足於老藤枝間。
下人望之。獼猴爾。藤窮爲後石門獅子峰。峙門右。清

涼臺冠其左。峯子立仰而上。馳臺高倍之。昔人謂華
磴道之險。遊心經七死石門具一矣。左指鐵船峯者
壁立萬仞。巔摩重霄。麓漱石門。鳴玉諸峯未許少與
頡頏者。傾之夕春日色。泉石俱紫。罡風獵獵起。自陰
壑似意與鍊船爭雄。長杖履難畱。乃更酌罄。罍而歸
余時欲作記。侵於癩癖不克。乃作石門歌以謝山鬼。
越月曹能始泊湓城。籍霞谷上人期余三門之間。是
夜能始封公至。詰旦能始馳簡解約。余顧與上人矢
約如初。復取徑石門澗。比登靈壁。棧文殊福。諸刹

暮鐘四發月埋昏雲中不能辨諸掌探岐岐陷入虎
穴余顧鼻頭出火上人爲余憇憇亦破榛棘而前漏
可下二刻抵北山精舍禪者二人先余至舍中嚮所
誅之茅苦矣夜談茆下峯頭松石少吐寒影芳月殘
雲暹爲明暗夜分霰集上人病之譚鋒坐不競乃分
韻探詩禪者上人各得近體一余得二絕詩成雪霽
月如胡霜談鋒復振遂刺刺達旦高春徑草踰共登
夕陽岡上人哂然長臥岡頂鼾聲與秋聲瀨相上下
余雙眸猶燁燁日晡上人別而歸天池余歸山房時

已酉開歲十又三日也又三月余歸省復登石門以
別猿鳥余歸臥病漸江上菊有華始抵廬又復登石
門霞谷上人以朋酒招余入社乃知鄒子尹郭聖僕
諸君盟白社於石門矣余雖未應上人招而瞻戀泉
石之情無舌可狀適余有絮酒之役未能卽遂初服
於是旁窮四隩按峰徵名者盡三日夜復得松柏崖
臙脂崖蒼鷹浴鷺石虎諸峰是夜作記記成讀之似
羽毛草木少生色廼賦之時陽月朔前五日也噫石
門之奇未忍伍諸五老三壘而余廬廬三載非讀遊

石門序名幾無聞嚮余遊桐柏鴈湖得斷橋九節於野人口斷橋余讀書石梁時偕何閩海遊者一獨遊一其殊絕爲桐柏最九節之奇聞更出斷橋右而十年荏苒足跡尚未了此公案然二者之名不聞於有力者猶聞於野人石門之名則野人豪子兩俱沈滅數更奇矣雖然不聞於今而聞於晉不聞於野人豪子而聞於東方護法護法之教尊而石門之名峻護法之穆風浹人深而石門之名遠則石門之名將與法爲終始斯古今山川之善名者未有善於石門者

也故友程仲權嘗語余云西粵山水之奇朶朶如小李將軍画金嶂碧崖搖奪人目皆爲封豕長蛇割據盡亘古罕有攬其奇者則石門之奇未足易擅名耶或不名於遠公奇斯下耶寄語社中諸賢作如是觀

參之

蘇文
如不谷。然茲公音。祺不。岷。音。請。振。中。前。寶。非。收。長。購。
盡。且。古。罕。有。其。音。者。限。百。門。之。音。未。足。長。豈。谷。岷。
李。洪。軍。國。金。朝。鑿。其。對。奪。入。目。昔。為。桂。不。具。批。博。對。
少。對。文。野。中。對。嘗。請。余。云。西。粵。山。木。之。音。采。采。伏。小。

遊石鐘山記

宋 蘇軾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為下臨深潭，
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
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况石乎。至唐
李渤始訪其遺踪，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
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音，徐歇。自以為得之矣。然
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
此獨以鐘名，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

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硿硿然。余固笑而不信也。至暮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竒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鶴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爲此聲也。舟迴至兩山間。

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鏗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鏗鞳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爲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

渤之陋也。

羅洪先遊石鐘山記

漢酈氏水經載石鐘山以爲風起微波激石有聲不詳其故東坡夜艤漁舟山下聽其所以鳴者本石多竅遂爲辨以補其遺丙午春予過湖口臨淵上下兩山皆若鐘形而上鐘尤奇是時水未漲山麓盡出緣石以登若伏軾昆陽旌旗矛戟森然成列稍深則縱觀咸陽千門萬戶羅幃繡幕掩映低垂入其中猶佛氏言海若獻琛珊瑚珠貝金光碧彩錯出於驚濤巨

浪莫可辨擇睇而視之垂者磬懸側者笋茁缺者藕拆環者玦連自吾栖嵯穴以來攀危歷險未有若是奇者矣夫音固由竅以出苟實其中亦復喑然故鐘之制甬則震弁則鬱是石鐘者中虛外竅爲之也虛者大竅者小故出之有餘而應且遠今夫甕盎罌鹵均虛器也注之水則甕盎不若罌鹵之聲此中外小大之驗也東坡艤涯未目其麓故猶有遺論嗚呼石本無聲虛猶足以召之又况人之心乎是石當彭蠡入江處衆流迸駛湍迴洑射日剗月消石雖堅不勝

其力之久故其形亦備鑽研磨刮之工瑩白如玉其
未人於水者色黯理疏頑悍而輪囷畧不相肖然則
風靡波蕩其亦有助於石而致虛者固有道耶因記
以俟好古者

李齡遊石鐘山記

九江湖口縣有石鐘山酈元以爲下臨深潭微風鼓
浪水石相搏響若洪鐘因受其稱唐李渤始訪其遺
跡得雙石於潭上扣之南音涵胡北音清越宋蘇文
忠公陋其言嘗因夜月乘舟造絕壁下聞有大聲發

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回至港口有大
石當中流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鏗鞳
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周文忠公亦嘗造其處而
其所錄上下鐘山之景爲頗詳嘗疑其論之不一今
年秋七月旣望因督學至其邑偕老人高嵩等詣北
鐘山山皆大石側立於江濱高可千餘丈左有觀音
閣閣有小軒適臨鐘石之上老人與寺僧宗鉉指予
曰此北鐘山也山以是名乃由閣後履巔嗒觸荆榛
蛇行而上有亭曰白雲蓋絕頂也僅可容三二人凭

石鐘山記
欄一望小孤五老香爐二祖五祖諸峰如拱如挹皆
屏列於左右湖水南來而清江水西出而濁咸滙於
此而後朝宗於海灝漭汪洋無涯際遠涵天碧近漾
嵐光悠然之景可以遊覽得而不可以筆舌狀返而
登舟徑造鐘石之下俯而觀之石皆穴罅水落風息
不能鐘鳴九江回復與進士梅君愈及老人乘舟至
其處風怒浪急舟不能艤乃上向之小軒聆之誠噌
吡如洪鐘然餘石無此聲酈元之紀蘇公之辨良足
以破千古之疑矣次日詣南鐘山山下亦有觀音閣

臨大江左右石壁如北鐘山其景則不如右石中缺
十餘丈老人寺僧曰此南鐘石也蘇公有記刻其上
正統十四年己巳石裂而仆于水形迹尚新詳察南
北諸石下俱穴竅風水搏之皆能有聲何獨此石以
鐘名蓋諸石負土而側立下虛而背實故其音濁惟
此石突然特出於水中中空而下虛故其音如洪鐘
焉李渤乃欲以斧斤考擊而辯其清濁則疎矣然疑
蘇公當時所遊乃港口稍南之景方有石如猛獸奇
鬼森然欲搏人者楊次公所謂真山從作假山看者

正此謂也。且遇恐卽回。南北鐘山恐未到也。故其景不見稱於人。武庫郎中王君恕世家湖口。未登進士時嘗講學於北鐘山。每翹首望南湖口之勝。常往來於其心。乃命畫史圖其景。并集古今名賢詩文爲一帙。以便觀覽。間以示予。求記其後。嗚呼。安能起蘇公于地下而復與之遊。必能盡其說。予雖頗得其詳。而文不足以發之。姑書此以俟後之能言者焉。

巨史曰。石鐘山山名也。名而實之。辯之不可有也。不足致辯。而後所遇皆奇。斯余並存意也。

山史曰。李渤記云。瀕湖庶峯卽坡仙所歷。皆是元無異同。不足相笑。

無異同不且味矣

山史曰李憺嘗云賦賦哀峯唱楚山祖盟昔吳天

過大孤山

唐 李德裕

余剖符淮司道出蠡澤屬江天清霽千里無波點大
孤於中流昇旭日於巨阜不因左官豈遂斯游謝康
樂尤好山水嘗居此地竟闕詞賦其故何哉彼孤嶼
亂流非可儔匹。

其二

滄湖口北望匡廬二山影入澄潭峯連清漢江水無
際烟景相鮮泐流而東若存世表

小孤山記

元 虞集

延祐五年某以聖天子之命召吳幼清先生於臨川
七月二十八日舟次彭澤明日登小孤山觀其雄特
險壯浩然興懷想夫豪傑曠逸名勝之士與凡積幽
憤而懷感慨者之登茲山也未有不郭然樂其高明
遠大而無所留滯者矣舊有亭在山半足以納百川
於足下覽萬里於一瞬泰然安坐而受之可以終日
石級盤旋以上甃結堅縝闌護完固登者忘其險焉

蓋故宋江州守臣厲文翁之所築也。距今六十三年而守者弗虔，日就圯毀。聚足以涉顛覆，是懼至牧羊亭上，蕪穢充斥，曾不可少徙倚焉。是時彭澤邑令咸在，亦爲赧然愧赧，然怒奮然將除而治之。問守者則曰：非彭澤所治境也，乃相與憮然而去。明日過安慶府判李侯維肅某故人也，因以告之曰：此吾土也，吾爲子新其亭而更題曰一柱可乎？夫所謂一柱者，將以卓然獨立，無所偏倚，而震凌衝激，八面交至，終不爲之動搖，使排天沃日之勢，雖極天下之驕悍，皆將靡然委順，聽令其下而去，非茲峰其孰足以當之也耶？新亭崢嶸在吾目中矣。子當爲我記之。至池陽求通守周侯南翁爲吾書之，以來也。李侯真定人，仕朝廷數十年，歷爲郎官，謂之舊人文雅有高材，以直道剛氣自持，頗爲時輩所忌。久之起佐郡，人或憤其不足，侯不屑也。觀其命亭之意，亦足以少見其爲人矣。且一亭之微於郡政，非有大損益也。到郡未旬，日一知其當爲，卽以爲已任推而知其當爲之，大於此者必能有爲無疑矣。

遊小孤山記

宋 陸游

八月一日過烽火磯南朝自武昌至京口列置烽燧此山當是其一也自舟中望山突兀而已及拋江過其下嵌崖竇穴怪竒萬狀色澤瑩潤亦與它石迥異又有一石不附山傑然特起高百餘尺丹藤翠蔓羅絡其上如寶裝屏風是日風靜舟行頗遲又秋深潦縮故得盡見杜老所謂幸有舟楫遲得盡所歷妙也過澎浪磯小孤山二山東西相望小孤屬舒川宿松

縣有戍兵凡江中獨山如金山焦山落星之類皆名天下。然峭拔秀麗皆不可與小孤比。皆數十里外望之。碧峰巉然孤起。上干雲霄。已非它山可擬。愈近愈秀。冬夏晴雨姿態萬變。信造化之尤物也。但祠宇極於荒殘。若稍飾以樓觀亭榭。與江山相發揮。自當高出金山之上矣。廟在山之西麓。額曰惠濟神。曰安濟夫人。紹興初張魏公自湖湘還。嘗加營葺。有碑載其事。又有別祠在彭浪磯。屬江州彭澤縣。三面臨江。倒影水中。亦占一山之勝。舟過磯。雖無風亦浪湧。蓋以此得名也。昔人詩有舟中估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嫁彭郎之句。傳者因爲小孤廟有彭郎像。彭郎廟有小姑像。實不然也。晚泊沙夾。距小孤一里。微雨。復以小艇遊廟中。南望彭澤都昌諸山。烟雨空濛。鷗鷺滅沒。極登臨之勝。徙倚久之而歸。方立廟門。有迅鶻搏水禽。掠江東南去。甚可壯也。廟祝云山有洒鶻甚多。

袁泰遊匡廬小孤山記

嘗聞廬山爲吳楚名嶽。蓋五嶽之匹也。四月二十六日夜抵潯陽。二十七日早飲罷。貳守同年毛子行甫

邀遊匡廬繇郡城南行三十里抵東林寺寺在匡廬
之陰峰巒迴抱澗水湍激竹樹蒙翳清曠幽邃信佳
境也過虎溪橋觀白蓮池酌冰壺聰明二泉登北麓
讀李邕柳公權虞集碑文下飲三笑堂題詩而出行
十里至匡廬山下始攀嶺三里至昇雲亭又三里至
錦繡亭亭下爲錦繡橋橋跨峻崖深壑飛泉爭流澎
湃鉤鍤如銀漢掛綵虹崖石紫翠黛綠古木陰森真
錦繡也又三里至半雲亭山之半也過此山漸陡石
磴迴旋甚危峻有三里至甘露亭甘露泉在焉過石

門題曰廬山高旁有石崖刻歐陽文忠公廬山高歌
又三里乃抵披霞亭自此有小徑北上爲竹林寺乃
周顛仙天眼尊者徐道人赤脚僧奕處上有高皇
帝御碑亭旁有佛手崖東下復度嶺抵天池寺酌一
滴泉登文殊臺仰眺赤霄峰宛在天上蓋廬之最高
峰也太史公嘗登其顛俯瞰蓮花芙蓉鐵船諸峰皆
下界矣謁聚仙亭露飲文殊臺前賦七言律一首乃
從舊路下山抵東林已一鼓矣四鼓抵舟二十八日
體憊不及遊白鹿洞順風而下午抵湖口縣薄暮抵

彭澤登小孤山山在大江中流四面斗絕惟南面有石磴可登上有小孤廟山多奇禽羣宿樹杪無數見人皆驚飛散而復聚者數四不可名或玄或黃或朱綠蒼翠其白者知爲鷗鷺而已落日射江中如練如綺誦謝元暉詩痛飲而下中流賦五言律一首夫廬之高深鉅麗信匹五嶽然竟不獲一遊白鹿以快生平之願頗以爲恨而小孤之奇絕足與金焦君山爭衡古云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余之失白鹿而得小孤殆是謂歟爰記之以俟他日爲白鹿遊張本

解縉遊馬當山記

馬當山在小孤下三十餘里隸江西彭澤縣連岡趾頂皆石蜿蜒騰躍自北而南至江西止山之北崖俯臨湍水不測之淵魚鳥結巢棲息其間以數萬人跡罕至亦莫得而害焉故凡舟上下衆呵叱之不爲動廻翔俯瞰磔磔然有聲甚自樂也余以讀載記感王勃禱祠下事竊謂神之靈且好文也廿年間往來經此常欲一造其上而不果永樂五年丁亥二月余自詞垣出臨桂藩將妻子歸道出祠下時雨初霽湍瀨

甚急舟人極其力操舟乃得至山麓小徑從東委曲而上巨石森列古木蒼然有石狀與虎無異進拜祠下塑像蓋唐人衣冠而宋石刻稱水官廟不知其何以云也唐宋碑碣與石上題字多漫滅可見者唐太和中某及宋皇祐六年奉勅禱雨某官而已廟祝謂言舊有半山亭馬跡亭石上宛然云昔神人之遺余亦徘徊久之

遊崑崙山記

明 周在

崑崙山石山也其勢無層峰疊翠遙望如長城逼漢然山戴土厥土惟烏極膏腴物產甚豐余由縣治西北一百二十里至長慶橋橋廢今易以巨木蓋不知何代物也由長慶橋東南行茅徑屈曲上下山源約三里許至山麓山麓有泉名桃大泉泉西南與布金泉潛通泉底有龍此逐之則布金泉水溢由布金泉逐之則此泉水溢人以是卜其泉爲相通龍有往來

之驗。嘉靖甲辰大旱，鄉民祈雨，以物於此，逐之已而風雨驟作，雷震山崩，田壓者二十餘畝，由泉上石逕十餘折，約三里許，至山巔巔上，四顧可與相並者，惟東佳櫻桃、羊腸馬脊數山而已。下視群山，殆田塍、江濤也。由西南行半里許，至元陽觀，觀前有石碑，苔蘚難辨，蓋景泰間縣大夫閩鄭照立也。觀中舊有鐘鼓樓，今廢。宮殿後有牡丹花根株，連抱問植者，誰曰王仙所遺也。正德間，有道士於礮石中得琴，劒琴能自鳴，已爲人謀獻逆濠矣。觀後有盤石，可坐百人，舊有

後漢葉縣令王喬禮斗臺，今廢。臺後石中有小窟，名月窟，大可二尺，深餘約七八尺，其水常不竭，清瑩可燭人毫髮。由月窟後，亂石中攀駐，或行或躍，至懸崖處，石危將墮，壁立千仞，道士云：此處歲跌傷人，獸余因下視，股慄，遂由故道東行一里許，有巨石名流涕，石雖烈日暴爍，石不減潤。世傳昔司馬仙人負母骨求葬，不得，遂號泣於此，故名。由東北行半里有石峰，名麒麟峰，峰圓竦峻，拔此崑崙山盡處也。峰下有小山，土石盡赤，宋夏英公招魂塚在焉。復南行一里許

有池名東湖約二十餘畝有紅白二種蓮鷗鷺絕跡
水草間有孤鶴長鳴東西有竹村二三家其治生以
火種刀耕籬舍四時每爲白雲所封由東湖一里許
至觀門竚立南望有遠山尖聳高出雲端者武寧桃
花峰也復西行半里至桃大墩墩高平盡石鄉民歲
旱輒祈雨於此由墩上西望飛鳥觀約有六七里本
王喬故事也再攀援石磴西行一里許至西湖湖廣
四五十畝山高風急石浪相衝熟視令人有悽然處
困意徘徊久之而還

遊文山觀大水記

宋 文天祥

自文山門而入道萬松下至天圖畫一江橫其前行
數百步盡一嶺爲松江亭亭接堤二千尺盡處爲障
東橋橋外數十步爲道體堂自堂之右循嶺而登爲
銀灣臨江最高處也銀灣之上有亭曰白石青岩曰
六月雪有橋曰兩峯之間而止焉天圖畫居其西兩
峯之間居其東東西相望二三里此文山濱江一直
之大槩也戊辰歲余自禁廬罷歸日往來徜徉其間

蓋開山至是兩年餘矣五月十四日大水報者至時
館中有杜伯揚蕭敬夫輒呼馬戒車與二客疾馳觀
焉未至天圖畫其聲如疾風暴雨轟虓震蕩而不可
禦臨岸側目不得往視而隔江之秧畦菜隴悉爲洪
流矣及松江亭亭之對爲洲洲故堦然隆起及是僅
有洲頂而首尾俱失老松數十本及水者爭相跋曳
有偃蹇不伏之狀至障東橋坐而面上游水從六月
雪而下如建瓴千萬丈洶湧澎湃直送乎吾前異哉
至道體堂堂前石林立舊浮出水面如有力者一夜
負去酒數行使人候六月雪可進與否圍棋以待之
復命曰水斷道遂止如銀灣山勢回曲水至此而旋
前是立亭以據委折之會乃不知一覽東西二三里
而水之情狀無一可逃遁故自今而言則銀灣遂爲
觀瀾之絕竒矣坐亭上相與諧謔賦詩縱其體狀期
盡其氣力以庶幾其萬一予曰風雨移三峽雷霆擘
兩山伯揚曰雷霆真自地中出河漢莫從天上翻敬
夫曰八風捲地翻雷穴萬甲從天驟雪驥倚闌踰時
詭異卓絕之觀不可終極而漸告晚矣

記柴桑

閩中何璧

柴桑山在九江郡城西南九十里。寰宇記柴桑近栗里。陶潛此中人。潛人品甚高。歸去來一篇足道。本色憶當時。率然而出。率然而歸。使人想見。是公解裝登舟。尋三徑而樂吾廬者。至今雖不可跡。問然墟烟村柳。何地無之。正惜少如潛者耳。

歸去來辭

晉 陶潛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
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寔。迷。塗。其
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
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
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携。幼。入。室
有。酒。盈。罇。引。壺。觴。以。自。酌。盼。庭。柯。以。怡。顏。倚。南。窻。以
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

歸去來辭

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于西疇。或命中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公自序曰。余家貧。又心憚遠役。彭澤縣去家百里。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與之情。自免去職。因事順心。故命篇曰歸去來。

題畫歸去來辭後

吳郡王世貞

吳興錢選舜舉畫陶元亮歸去來辭獨多餘所見凡
數本而此卷最古雅。翩翩有龍眠松雪遺意。第少却
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一段柴桑
景。當是兵燹時不免破鏡耳。宋南宮仲溫以章法書
此辭。道密景媚。却堪作三絕也。錢太宰溥謝少宗伯
宇馬太常紹榮竭蹶而趨。仲溫尚不至邯鄲步馬初
冒周姓。後始復故。余病疴初起。值小涼。跋此。忽憶南

題歸去來後入

史載元亮與彭城劉遺民。雁門周續之同隱匡廬。傍時謂之尋陽三隱。元亮任真樂天。冥跡隱顯。故當推爲龍首。遺民跡挂塵外。而栖心淨土。猶涉趣舍。故屈稱腹。續之金華之學。著聲九重。竟接萬乘。雖不膺蟬冕。而移止鍾山以歿。猶恐不稱尾耳。今世三尺兒。知有元亮。而無能舉遺民續之者。故附志于此。

遊斜川

晉 陶潛

辛丑正月五日。天氣澄和。風物閒美。與二三隣曲。同遊斜川。臨長流。望曾城。魴鯉躍鱗。於將夕。水鷗乘和。以翻飛。彼南阜者。名實舊矣。不復乃爲。嗟嘆若夫。曾城傍無依接。獨秀中阜。遙想靈山。有愛嘉名。欣對不足。率爾賦詩。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各疏年紀。鄉里以紀其時日。詩曰。開歲倏五日。吾生行歸休。念之動中懷。及辰爲茲遊。氣和天惟澄。班坐依遠流。

弱湍馳文魴。閒谷矯鳴鷗。迴澤散遊目。緬然睇曾丘。
雖微九重秀。顧瞻無匹儔。提壺接賓侶。引滿更獻酬。
未知從今去。當復如此不。中觴縱遙情。忘彼千載憂。
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

江州司馬廳記

唐白居易

自武德已來。庶官以便宜制事。大攝小重。侵輕郡守之職。總于諸侯帥郡佐之職。移于部從事。故自五大都督府。至于上中下郡司馬之事。盡去。唯員與俸在。凡内外文武官。左遷右移者。遞居之。凡執役事上與給事于省寺軍府者。遙署之。凡仕久資高。耄昏軟弱。不任事而時不忍棄者。實莅之。莅之者。進不課其能。退不殿其不能。才不才一也。若有人蓄器貯用。急于

兼濟者居之雖一日不樂。若有人養志忘名安于獨善者處之雖終身無悶。官不官繫乎時也。適不適在乎人也。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高氣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可遠觀游羣吏執事官不敢自暇佚惟司馬綽綽可從容于山水詩酒間。由是郡南樓山北樓水溢亭百花亭風篁石巖瀑布廬宮源潭洞東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馬盡有之矣。苟有志于吏隱者捨此官何求焉。按唐典上州司馬秩五品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給家州民康非司馬功郡政壞非司馬罪無言責無事憂噫爲國謀則尹素之尤蠹者爲身謀則祿仕之優穩者余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識時知命而已。又安知後之司馬不有與吾同志者乎。因書所得以告來者。時元和十三年七月八日題記。

江州南湖堤銘

唐 李翱

長慶二年十二月江州刺史李君濬之截南陂築堤
三千五百尺高若干尺廣若干尺以通四鄉之路畜
水爲湖人得其贏正月旣畢事舒州刺史李翱歌以
記之辭曰天地作物功或不周賢人相之智與神侔
漭漭南陂冬乾夏澆九江漲潮潛潛逆流東南百民
城市所繇水積旣深火波其颿匹尤切亦有舟航覆溺
之憂檐樞疊路車輻其舟童嬰涕墮老嫗號愁歷古

江州治城金
建茲孰爲氓籌。濬之之來。養民如身。乃築長堤。拒江
之瀕。厚其錢。備以飽餓人。南北東西。百里鬪臻。莫不
用力。千鎚響振。音虓。謹相勵。不督而勤。堤旣成。止岡
聯突起。堅若石城。障爲渚水。蒲莞芡芡。鴻鶴鱧鯉。唯
其所取。或食或祀。長堤坦坦。植之楊槐。架豁飛圮。以
便去來。除險作利。非賢不能。歌示江人。式悅汝懷。

過琵琶亭記

吳郡錢希言

初五日晚過潯陽關。尹胡司農招飲衙齋。席上聽司
農談廬山三峽之致。并其口亦流泉矣。明日阻風。琵琶
亭下。司農又遣吏送酒。貌類江州白衣人。酒罷。新
月纖纖。挂溢池柳梢。四顧聞若。惟見苦竹黃蘆。景物
蕭蕭。如故乎。斃燭題。鄉書寄江南。下水船質明。乃西

又

潯陽江頭白馬廟一帶。却有楓葉蘆花蕭瑟景象。但

恨無斷猿聲耳飛樓峻。噌。插水中。何不飾以丹堊。吹
署琵琶亭子。卽勒司馬詩篇其上。乎許大山川。覓一
沾沾解事人不可得。

栖賓亭記

唐 皮日休

距彭澤東十里有山。遂源與處。號曰富陽。文士李中
白。隱焉。五年冬。別中白。歲且朔。再自淝陵之江左。因
訪。于是至其門。驂不暇。綵而目爽。神王。悅悅然。迨若
入于異境矣。愬別若外。不復游。一詞且樂其得也。木
秀于芝。泉甘于糝。霽峰倚空。如碧毫。掃粉障。色正鮮。
溫鳴溪。深源內。橐籥鞞。出琉璃液。石有怪者。髡然
闐然。若將爲人者。禽有翼者。嚶嚶然。若將天馴耶。每

空齋寥寥。寒月方午。松竹交韻。其正聲雅音。笙師之
吹竽。邠人之鼓籥。不能過也。况延白雲爲升堂之侶。
結清風爲入室之賓。其爲趣則生而未覩矣。中白所
尚皆古以時不合已。故隱是境。將至老。嗚呼。世有用
君子之道。隱者乎。有則是境不足留吾中白也。昔余
與中白有俱隱湘衡之志。中白以時不合已。果償本
心。余以尋求計吏。不諧夙念。今至是境。語及名利。則
芒刺生背矣。夫賓之來也。不逾于邑。謂彭澤縣邑距是十
里。至是者不易爲矣。其延之且。不晡乎。晡不夕乎。則

俟賓之所。果不可低痺。於是鉅其寢。西向百步。則築
賓亭焉。兩其室而一其廈。且曰。賓將病。暑吾則蔽其
簷。賓將病寒。吾則奧其牖。自竟是功。則鮮薨之饋。疊
樽之費。縱倍於前矣。其功始於咸通二年秋八月後
五年五月。中白館余。于是且禱其記而名之者。累月
讓不獲。因曰。古者有高隱殊逸。未被爵命。敬之者以
其德業。號而稱之。玄德玄晏是也。夫學高行遠。謂之
通。志深道大。謂之玄。男子通稱謂之子。請以通玄爲
其號。請以栖賓爲亭名。噫。知我者不謂我爲佞友矣。

五年五月朔日記

盧郎中齋居記

唐 李華

鴻鵠遡清風，凌顛氣，翱翔自得於冥冥之間，故虞衡
增繳不能爲患，甘芻豐秣，羈繫駿驥，首冠鏤錫，身被
纓瓊，力方盛也。騁於康達，及其殆也，困於鞭策，由是
智者高鴻鵠而卑駿驥，豈妄而論哉！今凶渠假息，五
兵未偃，廟堂有風力之臣，征鎮皆方邵之老，則仁人
靜士，戢伏自持，各其志也。尚書左司郎中嗣漁陽公
盧振，字子厚，奉世德而聿修之，味道風而游泳之處。

齊居記
於九江南郭荒榛之下，不貽害於身，不假力於人，夷
堆墜，實窪窞，尋尺無遺材，草木不移植，書堂齋亭成
於指顧，高松茂條，森於門巷，晏然燕居，勝自我得，君
子出則行其志也，公以瑚璉之器爲郎官，以干將之
斷宰赤縣，君子入則善其身也，公就鴻鵠之冥冥，捨
騏驥之馳騁，況大江在下，名山當日，嘉賓時來，攜手
長望，可以臥神遠，壽暢其天和，浴乎沂，風乎舞雩，吾
與點也，尋陽僑舊推仁人焉，廣德二年四月五日趙
郡李華云

公文猶沿儷習而風味則灑然有餘旨

遊清隱禪院記

宋 黃庭堅

發豫章下流畧鄱陽之封據彭蠡上游距落星灣輿
行一舍舟行百里有大聚落是爲古之鄔湯今爲都
昌縣治所山悠而水遠能陰而善晴升南山而望之
如李成范寬得意圖畫蓋南山之於都昌如娟秀人
直其眉目清明處也其東則謝康樂緡經臺其西則
石壁精舍見於康樂之詩石壁之灣洞古木怪石又
陶桓公之釣臺也野老岩之下盤折爲隈隩其土泉

其而繁松竹曰清隱寺者唐秦陵皇帝所賜名也其
後縣令陳杲用咸通赦書改築於南山之陽自爾餘
百年閱廢興多矣守者非其人至無用芘風雨以食
熙寧甲寅令王師孟初得廬山僧建隆主之遂爲南
山清隱禪院乙卯丙辰建隆卒長老惟是自廬山來
百事權輿願力成就而僧太琦實爲之股肱於今八
年宮殿崇成凡所以安衆作佛事者靡不斬新松竹
欣欣安樂雨露而無斧斤引高泉以致日用器械奇
巧如人血脉周流於百體也陰房薜壁戶牖通達昔
者蟲蛇之寢處虎豹之燕居無不

築丹堊糞其寬

衍以爲園蔬老者有所休壯者有所遊少欲而常足
無聚祿而望人之福余得意於山川以來隨食南北
二十年矣未嘗不愛樂此山之美故嘉歎清隱之心
賞風月而同歸清隱曰吾與子同與不同付與五湖
雲水惟是艱難以至燕樂強爲我記之

遊麻姑山記

唐 顏真卿

麻姑者葛稚川神仙傳云王遠字方平欲東之括蒼山過吳蔡經家教其尸解如蛻蟬也經去十餘年忽還語家言七月七日王君當來過到期日方平乘羽車駕五龍各異色旌旗導從威儀赫奕如大將也既至坐須臾引見經父兄因遣人與麻姑相問亦莫知麻姑是何神也言王方平敬報久不行民間今來在此想麻姑能暫來有頃信還但聞其語不見所使人

麻姑山記
曰麻姑再拜不見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序修敬無階思念久煩信承在彼登山巔而先被記當按行蓬萊今欲暫往如是便還還即親往願不即去如此兩時聞麻姑來來時亦先聞人馬聲既至從官當半如方平也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許頂中作髻餘髮垂之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錦繡光彩耀日不可名字皆世間所無有也得見方平方平爲起立坐定各進行厨金盤玉杯無限美善多是諸華而香氣達於內外擗麟脯行之麻姑自言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爲桑田向聞蓬萊水乃淺於往者會時畧半也豈將復還爲陸陵乎方平笑曰聖人言海中行復揚塵也麻姑欲見蔡經母及婦經弟婦新產數十日麻姑望見之已知曰噫且止勿前即求少許米擲之地即成丹砂方平笑曰姑故年少吾了不喜復作此曹狡獪變化也麻姑手似鳥爪蔡經心中念言背痒時得此爪以爬背乃佳也方平已知經心中所喜即使人牽經鞭之曰麻姑神人汝何忽謂其爪可以爬背耶見鞭着經背亦不見有人持鞭者方

麻姑山記
平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大曆三年真卿刺撫州。按圖經南城縣有麻姑山頂有古壇相傳云麻姑於此得道壇東南池中有紅蓮近忽變碧今又白矣池北下壇傍有杉松皆偃蓋時聞步虛鐘磬之音東南有瀑布淙下三百餘尺東北有石崇觀高石中猶有螺蚌殼或以爲桑田所變西北有麻源謝靈運詩題入華子岡是麻源第三谷恐其處也源口有神祠祈雨輒應開元中道士鄧紫陽於此習道蒙召入大同殿修功德二十七年忽見虎駕龍車二人執節於庭中顧謂其友竹務猷曰此迎我也可爲吾奏願欲歸葬本山仍請立廟壇側玄宗從之天寶五載投金龍於瀑布石池中有黃龍見玄宗感焉自麻姑發跡於茲嶺南真遺臺於龜源花姑表異於井山今女道士黎瓊仙年八十而容色益少曾妙行夢瓊仙而餐花絕粒紫陽姪曰德誠繼修香火弟子譚仙岩法籙尊嚴而史玄洞左通玄鄒鬱華皆清虛服道非夫地氣殊異江山炳靈則曷由纂懿流光若斯之盛者矣真卿幸承餘烈敬刻金石而誌之

遊麻姑山記

明 伍餘福

麻姑山先屬撫今屬建寔當斗牛之交丙申夏偕諸
子拾級而登得半山亭下瞰深岩茫洋如海而兩崖
擁立於蒼松翠竹之間如踞如蹲莫名其狀復進不
數里抵神功泉上以木爲橋其平如砥其下空上涸
遊龍蜿蜒玉井水壺噴薄萬里其初自石岩而出滴
滴淙淙如群仙挾螭蚪而來騰梭飛練可以振風雷
浮日月也有道人指之曰今之釀爲酒者豈其泉耶

尋適仙都觀榜曰小有洞天有堂焉姑仙位其中猶有唐制更禮其賢者而俎豆之先是提攷者信國文天祥司其事而又亭之尋碑蓋顏魯公舊物也爲好事者竊去今還櫝外此則鄧紫陽羽化之所周以石城護以砂磧相傳唐玄宗賜葬其碑文曰紫陽真人之墓予登眺久之退居凝真堂時夕陽未落掩映空山東沒西升晚霞一色又步至小石橋隨過神功與泉復合道人曰復有所謂第三谷者蓋麻源也行數里由林薄而入露氣草香通盪人目但見石壁弘開雲門甃駐其傾瀉中流蟻珠錯落渡一橋斷而弗續侍者以輿濟之憇雲門寺寺有水水有三支上潘者一也寒坪者二也大小源者三也至谷口復滙一溪不可測矣其始彭蠡之流乎時綠陰滿堦鳴鳥嚶嚶將摩娑其所謂石壁者以萬仞計其上虫書鳥篆瀟灑縱橫綽有風格或曰雲門沉沉石壁稜稜或直而起或巨而橫又行數十里得長岡焉蓋謝靈運訪華子期處也其詩所謂桂樹凌寒山者猶可想像而碧澗紅泉惜其無復晉之度矣登高眺遠景象萬態如

大礮小礮如鱗斯魚謂之岡則可矣謂之華子則不可也悵悵而去之始知三谷之中第二谷者有桃花源焉深入則倦矣吾其返矣

麻姑山觀瀑記

綏安謝兆申

水之激於峽而噴也爲飛瀑是谿谷之奇波游觀之所炫矚者也麻姑山之奇峙也以盤亘數百里其奇流也則以雙瀑觀焉者或以耳或以目或以韻賞或以神寓又或過而不睨睇而不樂也而瀑未有改然世於是往川於是闕人於是觀矣始予從太守朱公司理吳公游是山也見兩山夾瀑如闕瀑口有巨石峙焉而流界爲二其右則緣壁而瀉其左則衝石而

飛。是。曰。雌。雄。之。水。其。聲。乃。如。鐵。其。皓。乃。如。雪。湧。其。鳴。乃。如。神。鉦。之。擊。其。下。則。石。盤。焉。如。坳。如。級。復。如。灑。灑。其。沫。灑。灑。則。下。而。復。上。如。雲。舞。焉。齒。齒。石。間。分。流。而。後。合。注。也。予。凝。視。之。則。忽。若。微。雨。旋。風。忽。若。驚。濤。涌。浪。又。忽。若。雙。練。之。曳。曾。霄。矣。日。暴。之。則。晃。晃。其。若。霞。緼。緼。其。若。霧。矣。側。而。仰。視。則。其。壯。也。若。崩。其。疾。也。若。飈。風。迅。電。予。然。後。歎。觀。逝。之。微。也。其。原。也。乎。哉。溯。瀑。而。上。數。坎。爲。星。潭。其。石。如。星。爲。月。潭。其。石。如。月。爲。確。潭。其。石。如。日。其。他。奇。石。或。堅。或。倚。或。樽。或。卧。或。鋸。或。齒。或。窪。或。窾。盤。折。不。可。勝。狀。至。水。簾。巖。下。則。龍。湫。在。焉。蓋。其。水。導。自。南。源。北。源。合。而。逕。仙。壇。至。峽。口。而。石。歛。焉。其。下。爲。壑。是。以。激。爲。水。簾。又。鉤。鑑。十。數。坎。奇。石。間。不。勝。其。闔。是。以。激。爲。飛。瀑。其。澗。身。皆。石。其。飛。白。瀉。碧。則。皆。石。爲。之。戰。盪。是。水。經。而。石。緯。者。也。清。如。是。水。貞。如。是。石。兩。盪。而。奇。鳴。焉。吾。知。所。以。觀。瀑。矣。人。於。世。之。盪。也。不。翊。海。田。互。變。其。如。石。如。水。不。奇。乎。哉。

僊都觀三門記

宋 曾鞏

門之作取備豫而已然天子諸侯大夫各有制度知于度則譏之見于易禮記春秋其旁三門門三塗惟王城爲然老子之教行天下其宮視天子或過焉其門亦三之其備豫之意蓋本於易其加于度則知禮者所不能損知春秋者所太息而已甚矣其法之蕃昌也建昌軍南城縣麻姑山僊都觀世傳麻姑於此僊去故立祠在焉距城六七里由絕嶺而上至其處

僊都觀三門記

地反平寬衍沃可宮可田其獲之多與他壤倍水旱之所不能灾予嘗視而歎曰豈天遺此以安且食其衆使世之衍衍施施趨之者不已歟不然安有是邪則其法之蕃昌人力固如之何哉其田入既饒則其宮從而侈也宜慶曆六年觀主道士凌齊畢相其室無不修而門獨庫曰是不足以稱吾法與吾力遂大之既成託予記予與齊畢里人也不能辭噫爲里人而與之記人之情也以禮春秋之義告之天下之公也不以人之情易天下之公齊畢之取予文豈不得所欲也夫豈以予言爲厲已也夫

宋 張自明

南豐縣西南八十里存紫霄觀相傳仙者壺公於此得道壺公者後漢齊長房師事之者也宋嘉定五年冬十月戊寅野江張自明與季弟自本來遊紫霄寺觀三岩者蓋下岩中岩皆乾戶而上岩乾戶也下岩在山半屋三分一在岩中屋頭有壁峻立有竇或謂字文許中有仙床丹匣及呪符武者壺公之遺跡也

物矣。從旁得路，迤邐上數百武，爲中岩。橫袤不十尋，然益怪竒清遠。疑壺公得道處也。又從旁得路數百武，爲上岩。則山之巔矣。山益高，勢益峻，不可得棲止。及山之巔，肆遠望焉。則軍峰插天如玉，笋出其右。肝江瀉漢如玉，繩維其左。金嶂鷹石，朋從友列如屏帟。遮其前，而其後則山驅羊而隨之。水束帶而歸之。無數也。大抵茲山如麒麟獅象，安身昂頭，橫踞霄漢，不可迫視。四圍群山近環之，禽伏獸拱，不可枚數。山皆蒼石青厓，如削如鑄，不可形狀。小溪貫江，其中如蛇纏練，繞首不知來尾，不知去邇，遊二三里許，兩岸皆峭壁岩竇，峙刻上頭，青露天一線，下皆澄潭百丈。岩上仙棺棋局，歷歷可辯。數然四壁峻絕，梯磴縷梁，無所於施。人跡不可登，到大江以南，一勝處也。

遊洪崖記

明 徐世溥

由江三十里抵洪崖兩崖石數十尋皆釜色時有白
綉紛若疊菊相望四五丈勢常欲合無土有草剝落
成文直上高五六里西山之水飛鳴而下時從石壁
橫灑飄忽若疾風吹雨莫不斜飛前有巨石當之若
壑水稍滙之上瀑奔流至此則復衝激上山左右噴
薄洗石壁逆流同下矣左右有鐘磬兩石巨若輪橫
無所倚若水東奔激之則翁然作鐘聲若倚瀉西擊

則鏗然若磬。至春夏水瀾不復見。但聞水中鐘磬聲也。石壁上有鏤文。歲久苔填不可見。蓋神仙跡云。昔洪崖仙人常居此。故因以名地。洪崖之時無書。是豈洪崖跡耶。下石爲渚。時滌時流。遇石翔鳴。遇沙明綺。九十七曲入于河。

登蕭山嶺記

明 徐世溥

初至洪崖。樂之不能去。會暮無可奈何。遂宿于桐源。其明日朝發秦人洞。皆可馬步行。道不盈寸。涔不濡軌。兩旁臨萬仞之谿。道多怪石。清怒奇危。如牛入地。半如群馬飲河。如嬉駒仰卧。如走犬避豺。如大夫冠。如欲登天。如欲墮淵。咸誘目悸神。攀枝望徑。匍匐披艸。擇道以往。不知所徑之高。側睨阪田。相去數十里矣。至蕭山嶺。嶺爲西山最絕。俯視在下。茫若烟海。田隰

登蕭山記
谿谷山阜平林深灌川澮江河城郭都邑廬舍皆在
青烟中。西北至於廬阜北至於彭蠡近都豐城南昌
武陵豫章之治皆若可頃刻飛集。天亦稍近。雲在其
下。冉冉若綿。頰而臨之。若從地上觀井也。上有石室。
中可坐三人。昔人構之。以期神仙蘿纏其梁。薜荔滿
壁。亦且千年。因坐石室中。飲酒良久。日曛乃返。前發
行山數日。費酒十餘壺。芋栗數升。皆采諸山中。昔之
大觀者。州有九。游其八。澤有七。涉其三。今游西山源
有七。經其五。洞有三。遊其二。良足快矣。

游鄢家山記

明 徐世溥

出秦人洞。將往蕭嶺。曲道委蛇。左右草花夾路。不知
其名。採之。不忍目賞。不給。遂乃坐石上。攬玩久之。望
前路。烟樹相與。淺深若可披尋。廼取道。往行田徑。循
廻溪。愈曲愈幽。從小徑入。地方十畝。畦有芋。畝有禾。
清池映沙魚。不網罟。四面高山環合。山皆修竹。巖多
艸花。巖下有鱗蛸。結網小竹間。風吹花落。皆繫網上。
不則飛墮。池中魚往就食之。不可得。遂迫然而反。若

有所驚者。茆屋十餘。居人皆悶悶無所識。從之沽。贈以棐栗山蔬。因上山坐竹下飲之。竹葉滿天。仰不見日。俯見日影。風來竹動。日影搖碎。方圓不定。欣慨良久。問其山不知名。問其氏。鄆姓云云。

撫州通判廳見山閣記

宋 王安石

通判撫州太常博士施侯爲閣于其舍之西偏。旣成與客升以飲而爲之名曰見山。且言曰。吾人脫于兵火洗沐仁聖之膏澤以休其父子者。餘百年于今天。子恭儉陂池苑囿臺榭之觀。有堙毀而無改作。其不欲有所騷動。而思稱祖宗所以憫仁元元之意。殊甚。故人得私其智力。以逐于利而窮其欲。自雖蠻夷湖海山谷之聚。大農富工豪賈之家。徃徃能廣其宮室。

見山閣記
高其樓觀。以與通邑大都之有力者。爭無窮之侈。夫民之富溢矣。吏獨不當。因其有餘力。有以自娛樂。稱上施耶。又況撫之爲州。山耕而水蕘。牧牛馬。用虎豹。爲地千里。而民之男女。以萬數者。五六十地。大人衆如此。而通判與之爲之。父母則其人。奚可不賢。雖賢。豈能無勞于爲治。獨無觀游食饗之地。以休其暇日。殆非先王使小人以養君子之意。吾所以樂爲之。就此而忘勞者。非以爲吾之不肖。能長有此。顧不如是。是不足以待後之賢者爾。且夫人之慕其賢者爲其。所樂與天下之志同。而不失。然後能有餘。以與民而使皆得其所願。而世之說者曰。召公爲政于周。方春舍于蔽芾之棠。聽男女之訟焉。而不敢自休息于宮。恐民之從我者。勤而害其田作之時。蓋其隱約窮苦。而以自媚于民如此。故其民愛思而詠歌之。至于不忍伐其所舍之棠。今甘棠之詩是也。嗟乎。此殆非召公之實事。詩人之本指。特墨子之餘言。贅行吝細。徧迫者之所好。而吾之所不能爲。于是酒酣客皆歡相。與從容譽施侯所爲。而稱其言之善。又美大其閣而

嘉其所以名之者曰閣之上流目而環之則邑屋草木川原阪隰之無蔽障者皆見施侯獨有見于山而以爲之名何也豈以山之在吾前後左右若躡若踞若伏若鶩爲獨能適吾目之所觀邪其亦吾心有得于是而樂之也施侯以客爲知言而以書抵子曰吾所以爲閣而名之者如此子其爲我記之數辭不得止則又因吾叔父之命以取焉遂爲之記以示後之賢者使知夫施侯之所以爲閣而名之者其言如此茅坤曰托通判與客相對之言而又托之書以爲

一篇文安可

臨川永安寺復寺田記

臨川湯顯祖

天。下。有。閒。人。則。有。閒。地。有。忙。地。則。有。忙。人。緣。境。起。情。
因。情。作。境。神。聖。以。此。在。因。引。化。不。可。得。而。遺。也。何。謂。
忙。人。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此。皆。天。下。之。忙。人。也。
卽。有。忙。地。焉。以。苦。之。何。謂。閒。人。知。者。樂。山。仁。者。樂。水。
此。皆。天。下。之。閒。人。也。卽。有。閒。地。焉。而。甘。之。甘。苦。二。者。
誠。不。知。於。道。何。如。然。而。趣。則。遠。矣。朝。市。之。積。則。有。田。
廬。山。水。之。餘。則。爲。寺。觀。故。寺。觀。者。忙。人。之。所。不。留。而。

永安寺西記
田廬者閒人之所不奪也。臨川古爲名郡，五峯三市在焉，三市者市也，五峯之間，聞有觀九寺十三蓋，入明以來，大爲忙人割奪盡，乃至稗粥無所，而古永安寺境界巋然獨完，其田則大半無有矣。邑侯袁公起於蘄黃，來宰於茲，廣山川之精深，性相之學，披圖而嘆曰：臨川人之憎閒人也，一至此乎？有能從一言而反其田者，吾徒也。於是郡弟子劉某首籍所買田若干畝，上之侯，以歸於寺。侯爲欣然，告世尊而撫之曰：此所謂孝子劉某也。而適是時有僧大千，購得南都藏經，以至而尊置之寺。侯曰：有其書矣，而無其人，何於是有浮梁僧水月爲達觀先生弟子，精心苦行，通於譯唱之義，適來寓斯，人士與游，始知有所謂宗門者。久之，長干寺僧大初來講蓮華經，聽者千餘人，得田而食，無不懽喜贊嘆曰：此固我侯之福田也。嗟夫，當忙人之急，得此田也，豈不曰彼無父母妻子之屬先王所禁游民者，吾非真有所憎利其田，姑以蕃其種類云耳。嗟夫，此所謂奪閒人之物，以將養忙人也。固一其說，然試以語彼使天下皆忙人，而無一閒人。

皆忙地而無一閒地。則亦豈成其爲世相也哉。且今所從游於二氏者。彼亦有所業。非所禁游民也。如其爲游民。法固禁之久矣。所惜者。游人之非游。而閒人之未嘗閒也。非閒非游。不可以涉道。是故聚百閒人而食之。必將有意乎道者焉。聚千閒人而食之。必將有進乎道者焉。不已而食閒人。至於萬。猶將有得道者焉。道之喪世也久矣。幸而有一人焉。其何禁於千萬人之間。而奪其養哉。卽未有之。庶幾有之。如以食百千萬人之間者。奪以養百千萬忙人。其必無冀於有道者矣。則亦蕃其種類而已。然則侯所爲存寺者。或不在田。而在道。飯器無殊。香色有異。後之游閒。違來食於茲田者。其亦有感於侯之弘願云。

擬峴臺記

宋 曾鞏

尚書司門員外郎晉國裴君治撫州之二年因城之東隅作臺以遊而命之曰擬峴臺謂其山谿之形擬乎峴山也數與其屬與州之寄客者遊而間獨求記於余初州之東其城因大丘其隍因大谿其隅因客土以出谿上其外連山高陵野林荒墟遠近高下壯大閎廓怪竒可喜之觀環撫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而雨墮潦毀蓋藏棄委於榛藜萑草之間未有卽

而愛之者也。君得之而喜，增甃與土，易其破缺，去榛
與草，發其亢爽，繚其橫檻，覆以高甍，因而爲臺，以脫
埃氛，絕煩囂，出雲氣而臨風雨，然後溪之平沙，漫流
微風，遠響與夫浪波，洶湧破山，拔木之奔放，高桅勁
艣，沙禽水獸，下上而沉浮者，皆出履舄之下。山之蒼
顏，秀壁巔崖，拔出挾光景而薄星辰。至於平岡長陸，
虎豹踞而龍蛇走，與荒蹊聚落，樹陰晦曖，遊人行旅
隱見而繼續者，皆出衽席之內。若夫雲烟開歛，日光
出沒，四時朝暮，雨暘明晦，變化之不同，則雖覽之不
厭。而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狀也。或飲者淋漓歌者
激烈，或覲觀微步，旁皇徙倚，則得於耳目，與得之於
身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各適其適也。君旣因
其土俗而治以簡靜，得以休其暇日，而寓其樂於此
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治，而又得遊觀之美，亦將同其
樂也。故予爲之記。

茅坤曰：此記本訾家洲來。

宜春臺記

宋 劉嗣隆

江南古郡袁爲佳麗之地若宜春臺者又郡之所謂
勝游也闐闐之傍崛起數百尺陰苔森竹掩映棟宇
遠而望峻不可陟按轡徐行坦如平地周覽川原下
瞰人烟四時佳景羅列目前爲一州之壯觀萬象之
游息矣夫名山異境在處有之而皆出於郊野之外
岩谷之邃若根盤里巷之間影落軒窓之表則未之
有也嗣隆甲子歲自臨川奉詔移領是郡下車事簡

首登斯臺愛其臺之高而名之美也徘徊終日欣然
忘歸

青雲亭記

元 虞集

古之大夫君子所以有登臨覽觀之樂者蓋以其升
高能賦山川能說非徒爲燕游以暇逸也昔鄭裨謹
之善謀也於野則獲於邑則否是猶有所矜焉若夫
能賦能說之事近不違乎喧襍遠有得於虛曠發謀
出慮孰有彼此之間哉臨川之城有五峯焉山形自
南而來其第一峯最高有亭曰青雲自昔守臣與其
僚佐賓客休暇之次則必游目騁懷於其上或記或

青雲亭記
詠者多矣而辭多不傳國朝仍改至元之三年監郡
中順大夫塔不台侯出俸金帥僚屬與凡好事有力
者更新之以予昔嘗得一至於斯亭也故求文以爲
記按郡城之中地高而可覽觀可名者三若五峯之
堂則在郡治吏舍環屬屏樹翳塞不足以周眺望擬
峴之臺可以遠眺望矣而負託城壁出於人爲於奇
勝爲未足焉隱然高據總會遠邇若挈裘而得其領
焉者莫斯亭若也吾之有人民社稷之寄者從容治
下而來至於斯也凡其目力之所及皆其心思之所

至也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北瞻闕廷如日斯近凡所
以竭力以事其上者罔敢不盡其心焉俯而視之岡
阜之起伏闐闐之生聚休養保息寧有所未盡者乎
愁歎憂苦寧有所未拯者乎出令行事寧有所未盡
善者乎環而觀之名山靈阜鬱乎蒼蒼能出神明以
去菑害者吾理之得其道乎流水之行可以治溝洫
而備水旱通舟楫以足貨殖田疇之廣袤阡陌之羅
絡因荒易以察其勤怠時生成以驗其豐稔者吾之
賦稅力役之征有以公其勸懲者乎見之則必有所

思思之則必有所處之道矣然則仕於斯邦而來斯
亭者休休焉俯仰無愧於吾民然後得遂一日之樂
者不亦難乎安得不爲之書以待來者

遊墨池記

宋 曾鞏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于溪曰新城新城
春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墨池者苟僊子
臨川記云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
爲其故跡豈信然邪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仕而嘗極
東方出滄海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間豈其徜徉恣
而又嘗自休於此耶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
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後世未有能及者豈

其學不如彼邪則學固豈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墨池之上今爲州學舍學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書晉王右軍墨池之六字於楹間以揭之又告於鞏曰願有記惟王君之心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而因以及乎其跡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學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尚之如此况仁人莊士之遺風餘思被於來世者如何哉

遊華蓋山記

明 陳芹

江右之山稱匡廬華蓋華蓋在撫崇邑境內余適拜官其邑初至卽欲觀之值春恒雨迄秋八月始霽毅然欲往邑人劉方伯者年八十能吟咏且云一路多其別業可以供給與其子孫留行十日願同遊余恐失時不聽偕熊生者竟行去城百四十里至山下用土人懸輿登山山甚危峻恃土人不恐時落日晴霞如錦蔽山惟見其頂良久至山之半聞空外簫聲熊

生曰此道士來迎也聲漸近有童子數輩香燈引上禮三仙廟蓋山爲王郭二仙遇浮丘公之處靈眈動遠邇與三茅等峰側立壁云有紫賢洞飛仙所集不可得而窺焉道士曰山有金燈遇吉人至則見請祝觀之余爲一祝祝畢觴於重樓之上山峰甚銳其上僅容一石室爲廟道士皆爲重樓夾峰而居疊架有至六七重者因思舊時夢中有絕頂仙臺十二樓之句蓋先神遊也無何道士報燈見至岩後觀之初見數十稍至千稍至萬小如珠斗大如東方明星徧照岩壑光彩動搖雲作赤色久之始歛盡道士曰此燈不易見故凡諸貴至某等率不敢請祝今日有如此勝公殆神仙中人也熊生因道每夏秋之交有雷雨洗山居者頗懼少頃雲散廟中棟宇石龕金像蕩滌一新此尤不可知者道士爲簫鼓助歡未幾復報嶺西有燈作一行繼報漸近乃余生王生輩載酒至仍共歡飲至四更弄月始罷信宿返余值擢宰奉新天復雨劉公悵然竟弗克往士人曰公一遊而天人會合又感靈異不易得也

白玉笥將之麻姑洞中道經一山問鄉故老曰此爲何山對曰巴陵華蓋山也二真君相與言曰此山福地名亦異焉因求卜止鍊神丹山下父老詣而再拜曰敢問真人之名字曰吾等修志於虛無不欲述焉後有一道士來謁敢問真人之師曰吾師浮丘先生先生則上界大仙也頃於金華山遇焉二真君能走石飛符興雲致雨或人有疾若暴患往而告者卽飛符以救之歲值大旱致霖雨以濟之至晉元康二年二月一日綵雲連晝仙樂喧空二真君乃乘鸞跨鶴

冉冉上昇今上昇之壇及浮丘先生之壇存焉其後立觀焚修境邑將軍若詣壇而禱則隨機而感應故事昭然仙蹤儼若雖遺史籍安泯聲華鸞鶴對飛共作壺中之客林巒疊秀長含象外之春因與府官議崇觀宇永列焚修尋差軍將以公用錢詣山換殿宇門廊不日而回云功畢矣予德慚好道任忝分符原始要終罕測昇天之日摘文染翰用昭千古之芳銘曰玄牝之門存心養神學則彼衆得者幾人冉冉千古堂堂二真丹成岩谷道應穹旻綵雲色煥仙樂聲

仙橋觀言
一
勾遲日初麗桃花正新驂鸞拔俗駕鶴超雲言歸紫
府笑別芳晨山存華蓋長含異春恩流豐澤用濟烝
民浮雲勢速好月生頻儼然聖址永播清芬

撫州招仙觀記

宋 王安石

招仙觀在安仁郭西四十里始作者與其歲月予不知也祥符中嘗廢廢四五年而道士全自明以醫游其邑邑之疾病者賴以治而皆憂其去人相與言州出材力因廢基築宮而留之全與其從者一人爲留而觀復興全識予舅氏而因舅氏以乞予書其復興之歲月夫宮室器械衣服飲食凡所以生之具須人而後具而人不須吾以足惟浮屠道士爲然而全

之爲道士人須之而不可以去也其所以養于人也
視其黨可以無媿矣予爲之書其亦可以無媿焉慶
曆七年七月復興之歲月也

小小結構自有遠山景態

靈谷詩序

宋 王安石

吾州之東南有靈谷者江南之名山也龍蛇之神虎
豹羣翟之文章榎栴豫章竹箭之材皆自山出而神
林鬼豕魍魅之穴與夫僊人釋子恢譎之觀咸附託
焉至其淑靈和清之氣盤礴委積於天地之間萬物
之所不能得者乃屬之於人而處士君實生其址君
姓吳氏家於山陞豪傑之望臨吾一州者蓋五六世
而後處士君出焉其行孝悌忠信其能以文學知名

於時惜乎其老矣不得與夫虎豹羣翟之文章梗枿
豫章竹箭之材俱出而爲用於天下顧藏其神奇而
與龍蛇襟此土以處也然君浩然有以自養遨遊於
山川之間嘯歌謳吟以寓其所好終身樂之不厭而
有詩數百篇傳誦於閭里他日出靈谷三十二篇以
屬其友曰爲我讀而序之惟君之所得蓋有伏而不
見者豈特盡於此詩而已雖然觀其鐫刻萬物而接
之以藻績非夫詩人之巧者亦孰能至於此

茅坤曰荆公文往往好爲深遠之思道婉之調然
亦思或入於渺而調或入於詭須細詳得之

羊角洞天記

元 虞集

洞天之說蓋出於神仙家所傳記多名山異嶺巽絕
人世高明空洞故以天名之而撫州譙樓前左有一
卷石長三四尺高二尺許郡人謂之羊角洞天不見
其空洞可名天者世俗相傳有人自青城山來扣石
暫開得入見洞府云所謂羊角者蓋郡城形勢南來
東行而轉乎西昂然若首有石上出進而不遂所以
有角之名故宋紹興中守王侯秬覆以小亭後久之

守林侯某掘地而觀之未數尺大風起穴中懼而止
景定癸亥守家侯坤翁更新其亭而爲之記

遊雲林山記

元 危素

雲林山在金谿縣東山繇大庾嶺歷贛建昌之南境
至榭嶺入邵武之光澤有山高千二百丈漢初徐仲
仙遇仙之所至烏佩山仙人烏君上升時委玉珮處
過大河山小河山委蛇而走南城達于金谿之境其
高上摩霄漢者三十六峰其中峰最高者曰石碓其
左曰白馬又名玉馬以其形似也上有浮丘先生祠
浮丘先生者或云姓李黃帝時人或云周靈王子晉

雲木山記
其弟子王郭二君俱陳留人訪其師至此然臨川境
內多有其祠焉其石田厓山山勢起伏九十有九其
深谷產靈藥異草本草云臨川士人家婢食黃精能
飛者意其處也山頂多石磴飛瀑其名曰礫其深潭
廣一畝古木蒼藤陰翳慘澹神龍居之宋有沙門師
劉中宮自蜀來此結茅山中居民若旱問之乞雨師
云今歲數當不雨吾閔爾貧雖雨才沾足蔬畦而已
它日師入潭中遺履石上涂窆者守其履俟之七日
師自外至謂窆曰汝可謂誠焉問其所欲曰吾唯嗜

鴨肉今禱雨者必先以鴨祭窆然後得雨師嘗謁撫
州守書刺曰參龍僧某守惡其幻詰之曰龍安在師
曰明公勿驚以金槃盛水探懷中若朽屮置水中風
雨大至龍飛躍而去鄧氏自五代居山下宋建炎中
苗傳劉正彥作亂鄧雱集民兵追破其黨號忠義社
于後累立戰功捍禦一方入國朝設巡檢至元末天
下已定乃罷今山谷猶有壁壘在焉近厓山有神童
峰方仲永者蚤慧生其下荆國王文公所作場仲永
是也入南城貴溪有曰豪猪關甚險絕余嘗與今德

慶路總管知事楊君季子訪故潯州路總管府經歷
祝蕃遠先生於大原僧舍猶應劭所謂前人見後人
頂。後人見前人履底毒。虵。奔。狐。時。出。草。間。蓋。畏。途。也。
又嘗與祝先生夜宿田家白雲滿谷獨聞水聲而已
余所居高橋有小溪發原山麓至元廿一年先大父
白鹿府君繇邑之梯雲坊徙居於此讀書之室曰處
一堂開窻正面諸峰韓子云橫雲平凝時露數岫修
眉新畫浮天于宇與此甚類余少隸業其間有書若
千卷皆先世所藏歲縮衣食之費增若干卷三代已

來碑刻若干卷有琴一不上絃獨以先父太常府君
遺戒不設奕具耳蜀郡簡君天碧與余客吳文正公
所爲作雲林圖道士方壺子亦愛余山居幽僻數爲
之圖張彥輔真人奉敕寫欽天殿壁余時在經筵用
米氏法爲余圖之翰林侍講學士虞公嘗爲賦詩海
內之名勝相繼有作於是。有。聲。之。畫。無。聲。之。詩。悉。萃。
于。几。席。南。金。大。貝。不。足。爲。貴。矣。然。故。舊。從。而。以。雲。林。
爲。余。別。號。則。非。余。志。也。上。古。簡。質。稱。名。而。已。周。之。彌。
文。乃。有。字。焉。有。字。而。不。以。稱。又。爲。之。號。末。世。之。敝。也。

况昭武黃長睿近集賢宣城貢文靖公句吳倪元鎮
皆號雲林子余於三君子無能爲役敢襲其號乎間
以圖求詩於秘書荅祿君道夫道夫曰吾旣未能卽
其地子盍爲記以副此圖至正十年十有二月辛卯
寄居城南頭陀寺雪下盈尺道無行人夜展圖玩之
憶去家十有四年左親戚弃墳墓意何爲哉在令式
中歲之役亦許致仕明年四十有九距納祿之年固
非遠矣幸而清朝從其早退歸與樵夫野客嬉遊山
間上下雲月歌諸公之詩亦足以自樂也

飲歸亭記

宋 曾鞏

金溪尉汪君名邁爲尉之三月斥其四垣爲射亭旣
成教士於其間而名之曰飲歸之亭以書走臨川請
記於予請數反不止予之言何足取汪君徒深望予
也旣不得辭乃記之曰射之用事已遠其先之以禮
樂以辨德記之所謂賓燕鄉飲大射之射是也其貴
力而尚技以立武記之所謂四時教士貫革之射是
也古者海內洽和則先禮射而弓矢以立武亦不廢

于有司及三代衰王政缺禮樂之事相屬而盡壞揖讓之射滋亦熄至其後天下嘗集國家嘗閒暇矣先王之禮其節文皆在其行之不難然自秦漢以來千有餘歲衰微絀塞空見于六藝之文而莫有從事者由世之苟簡者勝也爭奪興而戰禽攻取之黨奮則強弓疾矢巧技之出不得而廢其不以勢哉今尉之校射不比乎禮樂而貴乎技力其衆雖小然其旗旄獨鼓五兵之器便習之利與夫行止步趨遲速之節皆宜有法則其所教亦非獨射也其幸而在乎無事

之時則得以自休守境而填衛百姓其不幸殺越剽攻駭驚閭巷而並逐于大山長谷之間則將犯晨夜蒙霧露陷阨馳危不避矢石之患湯火之難出入千里而與之有事則士其可以不素教哉冷亭之作所以教士汪君又謂古者師還必飲至於廟以紀軍實今廟廢不設亦欲士勝而歸則飲之於此遂以名其亭汪君之志與其識可謂協矣或謂汪君儒生尉文吏以禮義禁盜宜可止顧乃習鬪而喜勝其是歟夫治固不可以不兼文武而施澤於堂廡之上服冕搢

笏使士民化奸宄息者固亦在彼而不在此也然而天下之事能大者固可以兼小未有小不治而能大也故汪君之汲汲於斯不忽乎任小而非所謂有志者耶

渾雄中并見典刑

遊玉笥山羅浮菴記

明 羅倫

倫自幼則聞玉笥之勝欲一往而不可得一日夢遊焉至山門榜曰法樂洞天流水縈帶群峰玉立童子出迎延入菴中道士睡方起良久謂曰若所遊者夢耶予矍然曰是若之夢真耶予今之來者直遊真遊矣若乃指實為妄是若之夢未覺耶何若語之魔也道士笑曰東海之東南海之南西海之西北海之北上自無始下至無極皆夢境也伏羲几籙神農軒皞

熙穆無爲堯舜禪讓。湯武放伐。劉項爭雄。君者吾不知其爲君。牧者吾不知其爲牧。百世一夢也。朝菌不知晦朔。旦夕一夢也。蟪蛄不知春秋。時月一夢也。上古大椿以八千歲爲春秋。八千歲一夢也。前混沌死。後混沌生。天地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死生。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一夢也。莊子曰。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覺而後知其夢。若夢猶未覺耶。若謂子夢夢也。謂若夢亦夢也。子與若皆夢也。若見虛生乎。方其適也。知其適而已。不知其爲夢也。及其欠伸而寤也。適安

在哉。若起草萊登金門步玉堂。名震天下。不三月而南竄荒徼。然後去袍笏而簞笠。遠城闕而山林。視昔之有其夢也耶。其非夢也耶。乃不悟此遊之非夢非固耶。予方謝道士。道士辭去。蹶然而興曰。其真夢也。自是往來於懷。成化丁酉春。林緝熙自羅浮來。成眞遊焉。黃時憲王忠肅許濟川自吉水至。陳符用自廬陵至。自玉峽舍舟而陸。暮抵大秀宮。宛然夢境矣。翌日道士從宮于天王閣。約符用結菴于閣。得最竒處。名曰羅浮菴。符夢也。予顧諸君曰。是遊非夢也。緝熙

王晉山記
曰安知其非夢乎。謂爲非夢，恐復爲道士笑也。明日各下山，辭去。明年見緝熙十薌城，相與太息曰：昨遊成夢矣。符用來告菴，成書夢語，刻于菴中。庶來者知人生之所遇，無非夢境也。以得喪而欣戚，何爲。

義山記

明 王英

盧陵銅谿劉先生嘉會所居之傍，近有山焉。初無名，先生以其寬衍深秀，而閔鄉人之貧窮，沒而無葬地者，令皆葬於此。今塚墓累累，殆百餘所，人皆以先生所爲義士也。因名其山曰義山。先生有學行，文藝洪武中以明經薦至京，賜華蓋殿說書。後分教壽州，以言事稱。旨陞武進丞，未幾罷官。家居宣德初，用知者薦入朝，所司擬外按官。時年八十，以老不堪事。

辭

上曰師表後進正宜老成人不聽先生懇乞骸骨得還鄉里今年幾九十尚康強無恙鄉人德之者曰先生不慕榮利而享壽考以行義之報也然其餘慶之發殆不止此將猶其在子孫矣乎先生聞之曰吾欲鄉人死生之皆不失其所而不能也吾量吾力之所宜而爲是耳豈望報耶或者曰此仁人君子之心雖推之以行之天下可也而有所不能行焉獨不可惜哉夫士君子讀書學道得行其志者幾何人周官有

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民族葬而掌其禁令使皆有私地域是則古之人無貴賤貧富死而未有無地以葬者後世山林川澤皆歸於民而據於大家巨室非細民所得有然後有暴骸露骼者蓋多也今先生居一鄉使一鄉之人無是患有古之道焉如得行其志而兼善天下則失所者殆少也此世之所以惜之也歟先生誠仁人也使鄉人之所以祝之者信然則其後人之食其報者其又可量哉予姑記之必有以驗之



